

火车票该不该涨价？

2021 年 1 月 23 日晚，Alice 走出理教门口，湿气和凉风不知道哪一个先冲到 Alice 身上，原来是下雪了，前面的马路上已经见到了薄薄一层积雪。Alice 是一个来北京上学的浙江姑娘，本来在家乡很难见到雪，以往她都是会立刻冲下去，使劲用脚踩一踩雪，感受和寒冷一起来的“吱吱”声，但是她今天没心情去做这些。她看上去很失落，因为刚不久交上去的中国经济专题试卷，她考砸了。她低着头，三步两步就到了宿舍门口，庆幸的是一路上她已经想通了，管它考的怎么样，反正我的寒假已经开始了，我要回家好好过个年，毕竟去年的新年，大家只能闷在家里，打开窗户就似乎成为了和外界接触的唯一机会。

Alice 推开门，宿舍里只有 bob 一个人在，早早结束期末季的 bob 正在废寝忘食地刷刷补番。Alice 刚坐下就问 Bob：“Bob，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Bob 叹了一口气：“唉，你瞧瞧又说到了糊涂事，还不是之前期末季肝得昏了头脑，忘记买回家的车票了，这两天考完了才发现票早就卖完了。”确实，bob 家在新疆，每天就两列火车，就春运这个情况，要是没提前抢票，还真的是回不去。当然机票也不是没有，就是有些贵了。

Bob 转头就问：“你呢？准备什么时候走呀？”

Alice 摸着头憨笑道：“哈哈，其实我也忘记买票了。”

Bob 不满地开始发牢骚：“这春运都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了，怎么就没法解决了呢？”

Alice：“有啊，发改委不是年年说要浮动票价、票价改革。我就觉得这是个好法子，把票价交给市场，市场一出清，就不会买不到票了。别的出行方式比如机票就有一定的市场定价机制，火车票买不到就是因为价钱太低了，需求太多了，这价钱提上去大家就不会一个心思想着坐火车了，选择汽车、自驾、飞机的人多了，大家不就都能回家了？况且现在火车票价低，就吸引来了很多人排队购票，也就意味着市场里存在一个均衡，使排队的成本加上票价等于火车票的市场价格，所以大家抢火车票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其低价的好处，反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排队和等待上，这对于个人或是整个社会都是一种无谓损失。这提议专家都提了这么多年了，也不知发改委在纠结什么，迟迟没有回声。”

Bob 不是学经济的，但对这些东西也略知一二，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并不同意，马上就反驳道：“这样做确实有效率了，但我觉得作用并不大。从需求来看，春运期间的需求群体基本是返乡过年的外出务工者，其中的主力则是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大都是两手空空奔赴大城市打工，若是火车坐不上了，飞机想必也没钱坐，长途汽车不一定能顺利回家，自驾更是想都不敢想，那这些人怎么回去呢？而排队购票的成本对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分流作用，高收入的人时间成本高，自然就被迫选择其他出行方式去了，参与排队的人则是收入中下的群体，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外出打工者或是你我这样出来读书的大学生，断了别的路子，就只能等火车票，排队在这个时候按照你的逻辑是一种福利损失，但在我看来就是给了一个平等购买火车票的通道，这时候大家都有一样的机会购买火车票，这就是公平的体现。再来看看供给，春运期间铁道部虽然会临时增发列车，但也仅仅是杯水车薪，离完全满足需求相去甚远，若是加大铁路投资和运力规模，在其他时间就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就算按照你说的，把定价权还给市场，春运买票难的问题就能解决吗？春节期间的运力需求是得不到彻底满足的，就算现在火车票不涨价，机票也不是说想买到就能买到的。要是火车票也涨价了，最终就是富人出行自如，穷人得不到回家的机会了。”

Alice 似乎有一些动摇，但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她坚信市场的作用精巧而高效，

思索了片刻，便回应说：“你说的理由也不很充分，从黄牛的诞生就可以略知一二。火车固定票价就像是计划时代的遗物，也就容易滋生价格双轨，即使现在火车票实名制了，还是会有黄牛找到办法拿到票然后卖给你，既便宜了黄牛，又容易滋生腐败，甚至还会有讨价还价和鉴定真伪的成本。周其仁老师也讲过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武汉汉口火车站站长因为非法收入被捕，除了工程建筑收受回扣，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售票导致。原因很简单，就是作为国家垄断性经营的国企和国资管理人，实际上控制着部分国有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和管制价格之间的福利其实并没有完全流出老百姓的口袋里。即使你说加强监管，但我看到的反而是一桩又一桩大案，就那位站长刘志祥居然还当过纪委书记，监守自盗，何其方便。所以这部分钱为什么不先通过票价留给铁道部门，再来提高火车的服务和质量，最后让大家收益呢？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中铁的债务负担。而且你也低估了我国外出工作者的收入，他们既然有愿意购买黄牛票的，也就有动力接受火车票涨价。”

Bob 自认为很难说服 Alice，企图再使用一些经济模型，就说：“黄牛的存在确实形成了价格双轨，但是人们接受市场票价也没有用。假如某种社会文化因素使得该需求极为刚性，价格就会对该需求失灵。春节回家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需求。到了春节火车票价涨上去了也无法抑制这种需求。你在此也不要再究竟拟线性效用函数了，说没什么不能给一个价，但是火车票有价，你终究没法给回家过年一个价格。春运期间，关于火车出行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当刚性的，价格上升几乎没法有效减少需求，只要有人买不到票，就会有人从事黄牛的买卖，同样也会滋生腐败。”

Alice 摇了摇头，没有立即反驳，而是问了几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回家过年的心和十年前，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有区别吗？”

Bob：“我觉得没有，大家都想回家。”

Alice：“那为什么三十年前大家回家很少，但是现在很多呢？”

Bob：“因为三十年前的交通规模跟今天完全不可比，以前是坐不上车，现在机会大大增加了。”

Alice：“不完全是这样，根本原因还是过去的交通成本太高，现在出行多样化了，交通成本也就下降了，所以人们愿意回家了。所以春节回家过年也不是刚需，现在外出务工者的出行的事实首选还是火车而不是飞机，就证明了这个需求是有弹性的，倘若真的没有弹性，为什么还要外出务工呢？呆在家里才是最好的方法呀。此外，你说的火车票有价，回家过年无价也是没有逻辑的，这二者本就是同一件事，买到火车票就能回家，回家的价就是火车票的价。你不承认回家过年是商品，就解决不了火车票供给的困境，反而是一种逃避。其他的诸如教育、交通、能源等社会短缺的东西，不将其视为商品，反而特殊对待，加以管制种种，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就是权力寻租衍生的黄牛问题，正如你说的即使再市场环境下也无法根除，但可以预见到这种规模将远远小于管控价格时的情况。”

Bob 自知晓之以理是行不通了，就开始动之以情：“是这样了，我的办法不好，但你的似乎也没什么建树。把定价权交给市场，也解决不了春运激增的需求，此时的增发运力只是杯水车薪，大规模的基建也终于是浪费。如果价格真的浮动了，火车票价会怎么样呢？当然，就是有财产的、收入高的人把票买走了，他们拥有的多，边际效用更值钱，那低收入的人还有回家的机会吗？”

Alice：“你又在追求绝对的公平了，这定是一场灾难。”

Bob：“绝对的公平？我可没有，反倒是觉得你在象牙塔里呆久了，变得没了烟火气儿。春运运力需求激增，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当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者追求城市的高收入所以背井离乡，你说把票价涨起来，又不让他们回家了，他

们也只能被迫接受。市场经济很好，我也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哪里都好，都是中国人，我得外出务工，就因为我是农村人？我春节难回家，就因为我是农村人？这有道理吗？Alice，就对你来说，咱们做个假想，假如咱们世界换一个模样，你现在有大学文凭了，政府突然就说，有大学文凭的人不得在城市就业，除此以外，咱们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说你可以在农村自由地找工作，你觉得这样的市场经济怎么样呢？又假如政府开明了一些，允许你在城市工作，但必须住在城郊，每天搭乘火车出行，此时若是政府说火车票限价，算是给你的一点补偿，你是否会宽慰一些呢？此时的你愿意接受现状，还是声张浮动票价呢？我想你可能不会那般想了。确实，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无理规定，但确实有这样的无理现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农村劳动力入场时的缺失，然后再用市场经济的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轨道交通不全是为外出务工者准备的，但火车相对低的票价无疑是为他们考虑的。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工的家和工作地点的长距离分离是春运拥堵的最根本原因，这些人口生来就可能有这样的需求了，而不是他们主观上去追求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能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他们怎么会离家千里呢？如此，我们在进行市场分析之前，能不能把相对低价的火车票视为这部分人口的禀赋补偿呢？但更可怜的是，这些离家的务工者，往往收入也很低，也就是在市场机制下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了。”

Alice 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她知道这又是一个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是无解的，只能主观地判断这是否合理罢了，她沉默许久，还是无法接受，就回应说：“先说说追求禀赋的平等是对的吗，我的家庭没有马云富有，就应该给我补偿吗？中西部的家庭不如东部沿海家庭富有，就应该给这些家庭补偿吗？我生来没有别人聪明，我能得到补偿吗？我长得没有明星好看，应该给我补偿吗？我活了二十年也还没等到给我补偿的消息，想必政府觉得不需要给我补偿吧，况且火车本就不是专为外出务工者准备的，故没有补偿的必要，你的说法怕是也站不住脚吧。”

Bob 看到动之以情确实有效，便继续回应：“确实，你认为是的平等标准可能就只是形式平等，当然我也不想追求绝对平等，但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蛋糕做大，但这就是经济学者的所有追求了吗？按你说的，谁也不欠谁的，为什么要给别人补偿？当然，这话没错，就是少了些人情味。蛋糕做大了，但分蛋糕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连走向餐桌的资格都没有，这合理吗？再说说禀赋平等这个问题，不补偿可以吗？当然也没问题，但至少在我看来，确实是不够好。你我生在城市，成长时就享受到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就因为我们生在城市；有的人生在农村，长在乡间田野，缺少教育的环境和资源，只因为他们出生在农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过一些公益项目，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一本书、捐一顿饭，或是给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捐款，我参与过，感觉很开心，认为这是对的。还有就是之前参与社会实践的时候，拜访过一些农村的贫困老人，当时一个老奶奶问了一个问题，我却没法回答，她说：我种了一辈子地，老了只能靠我儿子种地打工养我，那城里的老太太就能每月领退休金，月月还花不完。都是中国人，凭啥？当时回答不了了，现在也回答不了，禀赋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但给予补偿在我看来是好的，因为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Alice 几乎已经被说服了，她只有市场，只有供需，却没能考虑到许多其他重要的东西，只能反击一些 Bob 逻辑上的不足：“你说的不错，我也不否认应该给予这些社会上的相对弱势群体一定的补偿。但按照你的逻辑，首先就得肯定低票价在事实上对这些群体进行了补偿，但事实就是火车本就不是专门为外出务工者准备的，他们也只是在春节前后对火车的需求上升，火车的对象还是全体有长途出行需求的人。此种特性也就决定了外出务工者或者是农民工群体需要参与到对火车资源的竞争当中，能具体获得多少资源也是仅仅取决于人数罢了。所以事实就是每个人公平的参与到火车票的抢票活动当中，农民工群体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获得便利，怎么能说火车是对这个群体的一个补偿呢？”

Bob：“当然是一种补偿，火车票价长期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在广义上就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照顾，低收入者中农民工群体自然就是火车需求的重要部分，是在价格而不是数量上对这些人进行了补偿。”

Alice：“限制价格的确能给农民工省下一笔钱，但后果呢？需要全社会一同经历一次春运压力，需要全社会一起参加无效的排队，并且滋生了大量的黄牛现象和腐败，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呢？仅仅为了照顾这一个人群就将火车票价整体禁锢是不是又太低效了呢？了解清楚了低票价的目的和你所谓的补偿手段的低效，为什么不让市场定价，之后给予农民工补贴呢？”

Bob：“这还是要考虑到社会能否接受的问题，目前火车票可以给学生、残疾人、军人一定的优惠，主要还是家家户户都有学生、家家户户都需要军人、家家户户都可怜残疾人。但农民工不一样，这种补贴不管是票价优惠还是现金补贴，都一定会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凭什么农民工就能拿上补贴呢？或者是为农民工设置专项席位，社会上会不会又有人说农民工好像变成了“特权阶级”了呢？在具体实施上，会不会出现人人都是农民工了呢？所以里面的代价也是很高的，并且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补偿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钱别人可就不一定乐意了，竟然是你追求的效率在作怪了。可以看到，现在的票价制度不好，这才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被无数市场学者口诛笔伐，言之凿凿，听着看着也都很有道理，追求的是效率，却也忽视了市场每个微观个体的禀赋差异，少了些人情味，不考虑此等公平的学者我也只能感叹一句“何不食肉糜”，有些“肉食者鄙”的味道了。当然，对这个观点也达不成一致的话，两个人自然也聊不到一起去。达成了一致，我们再看看现行制度是否有改进的余地，又或是直接推翻了改换成市场定价。市场定价之下怎么补偿？会不会还有不满的声音？所以能不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才是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

Alice 似乎也没什么可以反驳的了，事实上她已经被说服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并没有什么两全的法子，供给不能显著提高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有一个方法决定谁能买到票。现行的制度在客观上为了你说的公平却让社会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从情理上看值得，理性上看就不值得。补偿手段有很多，现在就能起到效果的寥寥，根本上还是得提高农村外出务工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国家大力进行的新农村改造和扶贫项目才能治本，但要是想消除城乡差异，消除地区间差异还是不可能的，永远有股力量驱使人们从农村走到城市，从中西部走向东部。若真的把这份公平看的十分珍贵，现行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但等到大家的收入都提高了，这场改革还是会来的。”

两人相视一笑，又拿出手机开始抢票了。